

最暖心的事

◆ (美国)鲍勃·布劳顿 王文婷(编译)

十年前,我从得克萨斯州的乡村来到纽约开出租车谋生。开的士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幽默诙谐,有的人失意忧郁,还有的人自命不凡。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个老太太。

那是今年5月份第2个星期日的深夜,我接到城郊的一个要车的电话。我想,也许是一些参加完晚会的人,或是某个刚赶到这个城市过母亲节的人。

我到达目的地时是3点30分。一个破败的公寓楼黑黢黢地立在我的眼前,只有一楼有一个房间透出一丝灯光。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司机顶多只会按一两声喇叭,稍等片刻,然后开车走人。因为这个时间和地点时常会出现治安问题。然而,我也知道这个时间在这样的地方打车不易,再说不定这个客人有点困难需要我帮一把手呢。于是,我走到亮灯的那户人家敲了敲门。

“等一会儿。”回答我的是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我听到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隔了好久,门开了,一个80多岁的瘦小的老太太吃力地拖着一个萨包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印第安大花布上衣,头戴一顶圆桶形帽子,帽子上还罩了一条面纱,活脱脱是一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里走出的人物。

“你能帮我拎一下包吗?”她说。我先将她的包拎上车子,然后又回头搀扶着她。她走得很慢,边走边对我感谢不尽。

“这没什么。”我说,“我这是为我的客人服务。再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在外面也能得到同样的服务。”

“你真是一个好人。”她说。进了车子,她给了我一个地址,问:“能不能从城里走?我很想再看看这座城市……”

“能,不过这就不是最近的路了。”我答道。“这不要紧。”她说,“我不着急。我是菲奥娜小姐,不过人们都叫我菲奥娜太太,是去圣洛安敬老院。”

我从后视镜中看了她一眼。菲奥娜太太的眼窝里有一滴亮晶晶的东西。“我孤寡一人。”她继续说道,“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然我不会去的。”

我悄悄她伸手关掉了计程表。经过城里的路程一刻钟就能走完,然而我们却花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因为她一会儿让我慢行,一会儿让我停车,还不时地讲着话。菲奥娜太太指着一座大楼,告诉我她曾在这儿干过电梯操作员的工作。在经过一个居民区时,她说她和丈夫结婚的新房就是在这里。她要我将车子在一个商场前停了一会儿。她说这里曾是个舞厅,年轻时她在舞厅当过舞蹈指导老师。有时,她会让我在某一个地方放慢速度,然后默默凝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

当第一缕阳光露出地平线的时候,菲奥娜太太这才说:“我要走了。走吧。”

车子来到了她要去的圣洛安敬老院前。敬老院的两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说,“这位老太太一直不肯来敬老院,现在她患了肺癌,才同意来敬老院,而且必须在今年的母亲节来敬老院。”工作人员说着给她推来了轮椅。

“我应该付给你多少钱?”菲奥娜太太取出钱包问我。

“不要钱。”我答道。

“你也要养家。”菲奥娜说。

“还有其他客人呢。”我说,接着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拥抱了她。她紧紧地抱住我。“你给了一个老太太一小会儿快乐的时光。”她说,“谢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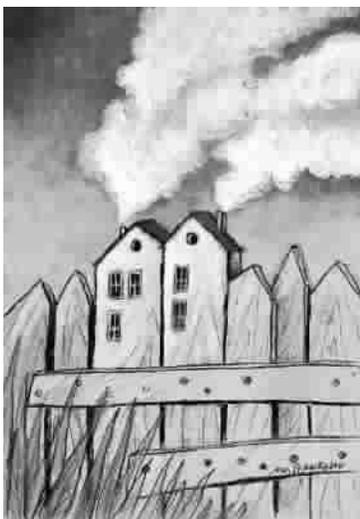
我最后握了一握她的手,然后走向暗淡的晨曦。我的身后响起了关门的声音。这是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发出的声音。一路上,我在想,如果今天带菲奥娜太太的是一个脾气急躁没有耐心的司机,如果我在公寓楼前按一二声喇叭后就把车开走,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做的这件事情似乎微不足道,但是现在想起来,却是我一生中最高暖的一件事情。生活中,我们往往千辛万苦只为干成一件暖心的事情。然而,有时候我们干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暖心事,自己却毫无察觉,这是因为它裹在一个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里面。

心灵驿站

北美印第安民族的切罗基人一直保留着独特的成人仪式,在成人礼前一天,父亲会给儿子蒙上眼睛,带到森林深处,儿子坐在一截树桩上,并在整夜里不可以拿掉眼罩,不能哭喊呼救,一旦熬过这艰难恐怖的夜晚,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他身上时,他就成为族人眼中真正的男子汉了。并且,他不能打听别人的经历,也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因为每个切罗基男孩都要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男子汉。

男孩乖乖地跟着父亲走进森林深



■ 自得其乐 (保加利亚 斯坦库罗夫)

快乐城堡

开劳斯莱斯的贷款人

◆ 张维(编译)

一位商人走进旧金山一家银行,要求见信贷主管。商人告诉信贷主管,他要到欧洲两个星期,在那里谈生意,所以他希望能在一家银行贷款7000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申请这笔贷款需要顾客的信用抵押。

于是商人把自己的车钥匙递过来,他开的是一辆名贵的劳斯莱斯轿车,现在就停在银行门口的街道旁边。

银行工作人员把车子里外及所需证件检查了一遍,表示这辆名贵的轿车可以做这笔贷款的信用抵押。银行的工作人员把这辆劳斯莱斯车开进了银行地下车库,停在那里。

两周后,商人从欧洲返回,把7000美元还给了这家银行,并且付清了19.67美元的利息。银行的信贷主管说:“我们很高兴和你有业务往来,我们这笔交易做得挺好。不过我们也有一些困惑。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对你的身份做了调查,发现你原来是位亿万富翁。令我们感到费解的是,像你这样的富翁,为什么还要贷这笔7000美元的贷款呢?”

亿万富翁回答:“停车两个星期只收20美元,在旧金山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地方?”

父与子 ◆ 王岩(编译)

处,然后父亲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告诉黎明时分会准时来接他回家,因为家人已经准备了成人仪式,从明天开始他就可以喝酒、佩刀,拥有自己的骏马,可以像其他男人一样参加狩猎。

随着父亲远去的脚步声,森林里的温度慢慢降了下来,男孩心中的恐惧却逐步上升,他拼命用耳朵搜索周边的声响,拳头握得紧紧的,因为父亲告诉他,即使有野狼或恶熊来袭击,也千万不能摘掉眼罩,否则会被族人看不起,只能被称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是切罗基人

生活茶馆

争购沙发

◆ 承受(编译)

科琳娜满意地点着头。这家家具店算她找对了,价格一下子比样本上列的降了许多,真是大甩卖。目前她的银行卡不允许过多消费,但她确实又急需一只新的沙发,所以下班后特意绕道来到这儿。

她挤过一对正在剧烈争论一套沙发装饰品优缺点的中年夫妇和一个若有所思地一一观看着折叠沙发的年轻男子。那只!就是那只!她一眼就认出了她看中的那款家具:可折叠,也可作为客人床用,而且色调和她的起居室十分相配。她坐到沙发上,弹簧绝对一流!她几乎是深情地抚摸着沙发,这正是她要的沙发!

“可以吗?”一个男人的声音粗鲁地打断了她的兴奋,那人随即扑通一声坐下了。科琳娜吃惊地看着这位开始在沙发上不拘小节、来回挪动的年轻男子,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顽童。

“弹簧好极了!”他说,并朝她笑笑,“我要了!”

“你不可以要!”科琳娜脱口而出,“这是我的沙发!”她愤怒地瞥了他一眼。这个粗野无礼的年轻人要干什么!想放肆地在她鼻子底下夺走她的沙发?

“真的?”无礼男子一直在微笑。他俯向靠手,开始寻找起来。“什么地方写着你的名字?”他向科琳娜射出挖苦的眼光,科琳娜愤愤地摇摇头。

“难道有你的名字吗?”她反驳说,同时环视四周,想找一位营业员。

“没有,现在还没有。”无礼男子站了起来,做了一个嘲笑式的鞠躬动作,“不过马上就会有的,霍尔格·迈纳特,这就是我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科琳娜居高临下地说道,“至于我叫什么名字,跟你毫无关系。”她看见了女营业员,拼命招手让她过来。

“我早就在沙发上坐过了,那时你还没来呢!”他强词夺理说,“再说,这里还有足够的其他沙发,你在其他沙发中再找一只吧。”

“它们和我的起居室都不相配,你再另找一只吧。”

“为什么要我再找一只呢?”霍尔格冷笑着说,“我喜欢这只沙发,它是我最先看见的。”

女营业员在他们后面出现了。“你们已经决定了?准备买这只沙发?真是了不起的选择。结实耐用,款式持久,它肯定会给你们带来欢乐……”

“肯定会让我高兴的!”科琳娜打断她的话,“你们什么时候可以送货?”

“噢,不好意思。”女营业员不幸地看

男人一生的悲哀。

半夜时分,狂风掠过森林里,枯朽的树枝不时砸在男孩身上,不久就下起倾盆大雨,他静静坐着,血水和雨水流进嘴角里,有点咸腥和苦涩,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地坐着,实际上他心里早就盼望着黎明第一束阳光,但在这之前绝不能摘掉眼罩,要想成为男子汉,别无选择。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风停雨住,恐怖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太阳如约升起,森林里一片鸟语花香,他舒口气,骄傲地取下遮眼布。

就在此刻,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正坐在他身后不远的树桩上,守望了一夜。

着科琳娜,“降价的家具通常都是顾客自己带走的。”

“我马上带走!”霍尔格说。

“你休想!”科琳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是我的沙发!”

“我就不明白了……”女营业员束手无策地看看这位,又看看那位,“我们这里还有那么多沙发,它们的质地完全一样。”她设法从中调解,但谁都不听她的。

“如果你的鉴赏力和你的举止一样的不可思议,那么这些沙发中的任何一只都适合于你的住宅!”科琳娜恼怒地教训他说。

“我的鉴赏力十分正常,我的举止其实也很正常,”霍尔格辩解道,并一直笑嘻嘻地看着她,“但倘若有人像你这样把我骂得抬不起头来,那我就忘记我所受的良好教养。”

“你受过教养吗?”科琳娜取笑他说。

“受过啊!”霍尔格继续笑着说,“你要是认识了我的母亲,你就知道了。”

“我干嘛要认识你的母亲呀?”科琳娜困惑地说。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比较熟了以后,那么你总有一天会认识我母亲的。”霍尔格又对她笑了笑,随着这一笑,科琳娜的火气消退了许多。

“你听我说,对不起!”霍尔格向她走近一步并伸出手去,“这是你的沙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科琳娜,”科琳娜回答说,好像被他带着笑容的眼光和温柔的声音麻醉了似的,“科琳娜·耶格尔。”

她将手伸到他的手中,当他的手指温暖而有力地握住她的手指时,她感到有一股电流穿过她的全身,让她燃起了火焰。

“科琳娜……”霍尔格轻声说道,同时向她再靠近一点,“我帮你把沙发送到家里,OK?我的车够大的。”

“但我怎么好意思呢。”科琳娜说话时的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他的眼睛。

“我乐意。”霍尔格说,“也许我可以在你的沙发上试坐试坐,喝一杯葡萄酒什么的……”

“随时欢迎你来。”科琳娜低语说,“那么……那么你现在选哪一只沙发呢?”

“不买了,我现在根本不需要沙发了。”

他把她拉到身边,接着两人一起坐到沙发上。科琳娜发现,如果要接吻的话,这确实是一只非常合适的沙发。

(译自德国生活小景)

你知道该往哪走吗?

◆ (秘鲁)路易斯·桑切斯·科拉莱斯 陈荣生(编译)

狂风暴雨中,船长迷失了方向。他在控制船舶避免沉船的同时,痛苦又无奈。海浪越来越大,海水猛烈击打船舷,整条船就像被狂风吹到空中的一根羽毛,让他几乎绝望。但他没放弃,海浪每击打到船舷一次,他都会加倍使劲地控制住船舵。由于他一直在尽全力保持船舶的平稳,所以没听到大副一直在对他大声叫喊。

“船长,船长!”大副大声叫喊。他双

手紧紧抓住甲板上的—根围栏,以免从船上掉下去。“船长,船长!”他不停地喊。

为接近船长,他慢慢地挪动着。一个巨浪差点将船掀翻,大副跌倒在甲板上。他被吹倒在甲板上翻滚,最后幸运地抓住了另外一根围栏。经过数次尝试,大副终于到了船长身边。此时的船长经过与风浪的搏斗,已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开始对着汹涌的波涛发泄他的无奈和想法。

“我是个勤奋工作的好人,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头上?这次我无法逃脱了吗?我在大海中航行已经多年,靠捕鱼养活了全家人!为什么,为什么!”

这时,大副抓住船长的肩膀,让他转身,使他能够听到自己的话。“船长,船长!”大副叫喊道。船长愤怒地看着他,怪他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你想要什么?大副!你没看到我在尽力控制船舶找到回路吗?”船长大声责备。大副仍紧紧地抓住船长,指着相反的方向,指着船尾。“船长!”大副说,“灯塔就在那,在另外一侧。我们这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走!”